

高兴字 / 著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白狼，
一只黑狼。

这白狼是善，
是良知；
这黑狼是恶，
是私欲。

只有白狼战胜了黑狼，
良知才会变成良行，
实现知行合一。
形象地说，
格物致知，
就是铲除黑狼，
留住白狼。

还原历史场景，
才能读懂王阳明！

王阳明

长篇历史小说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高兴宇 / 著

王阳明

长篇历史小说

还原历史场景，
才能读懂王阳明！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·北京·

在整个明朝中后期，王阳明的“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学说流传于大江南北。阳明心学，一直影响到近代，并且远播朝鲜、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，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与儒学创始人孔子、儒学集大成者孟子、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“孔、孟、朱、王”。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既有“立德”“立功”又有“立言”之“三不朽”之人，其德行、事功，至今仍受世人的敬仰。

王阳明的一生，作为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开创儒学新天地，成为一代心学宗师；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彪炳史册。本书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，呈现王阳明的一生。只有还原历史场景，才能真正读懂王阳明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 / 高兴宇著. —北京 : 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122-23612-8

I. ①王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2217号

责任编辑：龚涓

装帧设计：王晓宇

责任校对：战河红

出版发行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）

印 装：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23¹/₄ 字数375千字 2015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购书咨询：010-64518888（传真：010-64519686） 售后服务：010-645188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，如有缺损质量问题，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：3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楔子

第一章 白狼黑狼：善与恶的较量 /4

- 一、在漫天瑞雪中送来一小孩 /7
- 二、北京城的吞日怪兽 /25
- 三、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 /40
- 四、十五年之约 /49
- 五、新婚夜不见了新郎 /62
- 六、王守仁与唐伯虎同进考场 /87

第二章 龙场顿悟：黑暗逼出良知 /118

- 一、八虎吼叫朝堂 /119
- 二、是天佑其身还是机智战胜险恶？ /129
- 三、于黑暗中悟良知 /150
- 四、史上最贪的太监终被扳倒 /166
- 五、假太监想移宫 /188
- 六、想做天子的藩王与想做总兵的天子 /199

第三章 大明军神：第一心战大师 /232

- 一、王阳明真是神人也 /234

二、宁王谋逆震惊了大江南北	/259
三、自古戡定祸乱未有如此之神速者	/271
四、大明朝最荒唐的皇帝	/288
五、历经百死千难而一口说尽的话就是“致良知”	/324
六、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	/348

尾声

附：明朝中期官僚、军事、宦官、特务以及地方军政体系

楔子

明朝中叶，政治由清明转向腐败。紫禁城中，皇帝昏聩，荒淫无道，内中的宦竖擅权，特务肆虐；朝堂之上，污吏横行，奸佞当道，虽有一些清流，但却良善遭恶；市井之中，民不堪命，流民四起，一些地方甚至“千里无炊烟”。堂堂大明朝，外患、内忧不断。

这外患，主要是北部的鞑靼时常犯境，侵扰百姓。

鞑靼，就是已经灭亡的元朝残余势力，有鞑靼、瓦刺等部落，是大明朝的头号敌人。元朝灭亡八十年后，鞑靼国的瓦刺部落可汗也先，用武力迫使诸部服属，掌控鞑靼国。

因为一些小事，也先竟然率兵攻打明朝边防重镇大同。

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的奏请下，大明皇帝朱祁镇亲率五十万大军征伐鞑靼。不料在土木堡，明军竟然被也先率军打得大败，朱祁镇也被活捉。没办法，朱祁镇弟弟朱祁钰即位，即景泰皇帝，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。也先挟持着朱祁镇，率领大军攻打北京，结果被于谦、石亨率领的明军打得大败。于谦调兵遣将，追到居庸关才返回来。

也先押着朱祁镇到了威宁海，不由气馁，想杀掉朱祁镇，于是令罗克特穆尔知院前去行刑。危急时刻，朱祁镇向罗克特穆尔说：“如果我侥幸不死，回到北京重新为皇，我一定奉你为全鞑靼的可汗。”罗克特穆尔不免心动，朱祁镇便解下身上佩戴的宝剑，递给罗克特穆尔道：“这是大明传世宝剑三星剑，以此为信物，送给知院你了。”知院本是掌管军政的鞑靼头号大臣，罗克

特穆尔也有做可汗的想法。罗克特穆尔思谋片刻，放弃杀意，以宜和不宜战为由回禀也先。也先也没其他好的主意，便令罗克特穆尔与明朝协商和议。大明朝送了好多金银布帛，总算换回了朱祁镇。也先为了化干戈为玉帛，以后能够自由驰骋中原，还打算将自己的亲妹妹银珠嫁给朱祁镇。

朱祁镇回到北京后，并没有重新为皇，而是被软禁在京城中的南宫。后来景泰皇帝病重，石亨会同曹吉祥搞了个南宫复辟，撞开南宫大门，救出了朱祁镇。于是朱祁镇重新为皇，是为天顺皇帝。朱祁镇废除弟弟朱祁钰皇帝名号。石亨嫉妒于谦之才，借机诬告于谦。天顺皇帝感激石亨，对他的话言听计从，立即传下圣旨，抓捕于谦将其杀害。

大明朝的内忧，主要是山匪为患一方、流民揭竿而起。

在广西黔江中下游，有个峡谷，长约百里，两岸崇山峻岭，江水迅疾。峡谷间，有藤粗如斗，连接两岸，昼沉夜浮，两岸瑶民可以攀藤而过，所以附近一带就叫大藤峡。

大藤峡是瑶民集中居住之地，他们在这里耕山烧炭，辛勤劳作，自食其力。管理这些瑶民的是大明朝的流官和土官。所谓流官，就是朝廷派遣的虽然能够独霸一方但不能世袭的官员；所谓土官，就是朝廷封赐的既能独霸一方又能世袭的官员。这些流官、土官勾结起来，残酷压迫瑶民，不但夺取了瑶民土地，而且把垄断食盐的价格翻了一番。流官剥削依靠的是官兵，土官压榨依仗的是狼兵。这狼兵虽然没有军籍，但是彪悍武勇；虽然战斗力很强，但是军纪混乱，常常有烧杀掠民之举。

官逼民反，大藤峡瑶民侯大苟率领乡亲揭竿而起，先后攻占广西梧州和广东化州、高州、雷州、廉州，直逼广州，造反百姓迅即发展到了五万人。湖广一些百姓，也纷纷起来响应侯大苟。

大明朝异常震惊。这时天顺皇帝朱祁镇已亡，刚刚继位的成化皇帝朱见深命韩雍为广西巡抚，统官兵、狼兵六万南征。

两强相遇，双方厮杀了一个月，不分胜负。

吃足了苦头的韩雍变强攻为智取，伏兵久待，麻痹义军。一日，韩雍出其不意，以一千骑兵为前锋，并与狼兵配合，突袭义军，先后攻破山南、石门、紫荆等山寨据点，接着乘胜追击，消灭了全部义军，侯大苟也战死。韩雍下令血洗大藤峡，纵兵抢劫三天，又下令砍断渡江大藤，改大藤峡为断藤峡，后又分兵到各地肃清义军，烧掉瑶寨两千多座。

官军抓获很多人，献到京城。周太后见其中一个广西贺县来的纪姓女孩灵秀可爱，便亲自教授文字，让她管理内藏。另有一个断藤峡来的名叫汪直的小男孩聪明伶俐，便净身入宫，被贵妃万贞儿留住作身边小太监。

成化皇帝见韩雍是个人才，又调其为大同巡抚，训练边防明军，用以防御北部的鞑靼。

在大明朝建立百年之时，危机此起彼伏，战乱风起云涌。

第一章 白狼黑狼：善与恶的较量

一棵白杨树下，一群人正在辩论。胖子说：“官府欺压我们百姓，活不下去了，只有造反了！”瘦子说：“我们世代为良民，怎么能因为饿几顿肚子就造反呢？”中间一位不胖不瘦的人说：“这造反也不是，不造反也不是，我们这些百姓该怎么办呢？”白杨树下，胖说胖有理，瘦说瘦有理，各方辩论激烈，互不服气。

这些人的辩论，被一名叫李胡子和一名叫石歪膊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

却说荆州、襄阳上游为郧阳，地处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四川四省交界。郧阳有一座山叫竹山，先是有一只白色的硕狼占据，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黑色的硕狼与白狼争夺地盘。二狼咬斗，不分胜负，狼嗷声响彻每个夜晚。在竹山脚下，居住着两个人，就是李胡子和石歪膊。

成化初年，四省发生饥荒，另加上官府欺压，百姓纷纷进入郧阳山区。这儿山长谷深，林高草密，内有野果可供采食。

看到流民如此之多，李胡子便和好友石歪膊琢磨着聚众造反。

李胡子说：“我们反吧，这么多吃不饱、恨透官府的人，必会响应我们。”

石歪膊答道：“如果我们反了，官兵必然汹涌前来，我们能胜吗？”

李胡子想了想，叹口气道：“在这深山里，靠吃些野果生存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反了也可能死，也可能从此大块吃肉，不再受官府欺负。这样吧，我们以明日早晨为限，如果竹山上的白狼胜了，我们就继续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；如果山上的黑狼胜了，我们就聚众造反。如果白狼、黑狼还是不分胜负，那我们就继续等待。”

大明朝很少有不迷信的人，李胡子既然这么说了，石歪膊就不再言语。

这夜二人都没睡，仔细倾听二狼的嗷嗷叫声和咬斗声。到了清晨，咬斗声没了，只剩下了一只狼的凄凉叫声。

哪只狼败了？二人捎上大刀，急切地赶向山顶。

在山顶上，黑狼已经隐匿了，白狼躺在那儿，不是安睡，而是已经被咬死了。

李胡子、石歪膊四目相对，都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了。

二人当即四处联络，揭竿而起。李胡子、石歪膊都是见多识广、平时豪爽之人，深得远近流民的尊重，四下里纷纷响应李胡子、石歪膊，当即组成一支千人义军，堕城杀吏，劫库放囚，杀富济贫。有钱花，有肉吃，就有流民聚集，这支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万人。李胡子自称“太平王”，石歪膊自称“坐山虎”，四处烧杀抢掠。数万官兵前去征剿，反被他们四面夹攻，杀得片甲不留。

成化皇帝接到警报，知道匪势猖獗，非同小可，就命浙江嘉兴人、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四川军务，讨伐李胡子、石歪膊。

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省，北京也就是北直隶，另加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，为北五省；南京也就是南直隶，另加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四川，为中五省；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为南五省。在各省，设都指挥使与布政使、按察使，并称三司，同为封疆大吏，分掌军事、行政、司法。在布政使下，设参政、参议，参知政事。除三司外，一些省份另有提学副使、兵备副使。在各省以及军事重地，朝廷派遣巡抚，节制三司以及其他官员，掌管军政大权。如遇波及数省的重要军情，朝廷则派遣总督节制数省军务。

总督项忠统率各路兵马，直捣贼巢。

李胡子自恃力大，率义军抵御官军。

项忠用诱敌计，将李胡子引到竹山中，然后发出伏兵，左右夹攻，杀得

他夺路而逃。

离开竹山没多远，李胡子就被锦衣卫千户吴绶率领的官兵截住。

这锦衣卫，本是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，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，特令其掌管刑狱，赋予巡察缉捕之权，下设南、北镇抚司，从事侦察、逮捕、审问等活动。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、军纪。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，拥有自己的监狱，可以自行逮捕、刑讯、处决，不必经过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。锦衣卫设指挥使，南、北镇抚司设镇抚使，在南、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，其统领官称为千户、百户、总旗、小旗，普通军士称为校尉。

这锦衣卫千户吴绶隶属北镇抚司，此次跟随项忠前来剿匪。

且说李胡子转身就逃，吴绶率官兵尾追，一直追到古山。李胡子逃入山中，依险驻扎。吴绶率官兵扼守山口。等各路大军陆续到来，就一齐杀入。李胡子的谋士李孜龙与吴绶迎面相撞，被吴绶一刀划破脸皮，李孜龙将手中宝剑掷向吴绶。吴绶躲闪过程中，李孜龙乘乱逃窜。

李胡子被迫退到后山，后山山势险峻，此时天上又下着雨。都御史项忠身先士卒，麾兵直进，又命一千多人从小路绕到义军后面。李胡子只管前面，顾不上后面，正在酣战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后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。义军回头一看，只见满山是火，火焰冲天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纷纷逃窜。怎奈山路崎岖，忽高忽低，越是性急，越是踏空，坠崖而死的就达到半数，剩下的义军也都被官兵砍死了。李胡子提着大刀，左右飞舞，几百个官兵一齐上前，都不能靠近，反被他劈死数十人。后来经强弓围射，李胡子身上中了好几箭，才大吼一声，倒在地上。官兵一拥而上，把李胡子按住，用最粗的铁链捆绑，直到他无法动弹了，才扛抬下去。

只有石歪膊翻山逃走，招集败兵，屯聚在巫山。

都御史项忠率军到了巫山，派锦衣卫千户吴绶入山诏谕，以允许流民开矿耕地为诱饵，以图分化军心，不料被石歪膊识破，将吴绶割掉耳朵一只，疼得吴绶狼狈逃窜。

项忠大怒，兵分八路，步步为营，全力征剿。

石歪膊率军，在巫山一带，凭山据险，死死抵抗。一日，山洪暴发，溪水大涨，许多义军被洪水吞没。官兵趁机追杀，杀死石歪膊及其余党。

郧阳一带，尚有流民八万，项忠将这些人分类，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遣送

还乡；烧杀掠夺者戍边；李胡子等首犯一百人押解进京。

项忠率众凯旋还朝，成化皇帝一一重赏，唯独吴绶被项忠瞧不起，不但无奖，反而被训。自此，吴绶便对项忠埋下了仇恨。

刑部尚书陆瑜组织人员对一百人一一审判，李胡子被凌迟处死，余犯全部被斩首。郧阳一带渐渐平静下来。

国难思良臣，成化皇帝想起了忠臣于谦，便问陆瑜。陆瑜奏道：“以直报怨是孔子的气质，刚正不阿是孟子的品质。儒家子弟，就是以直报怨、刚正不阿。”于是，成化皇帝为于谦平反，又以德报怨，把曾经废掉自己太子地位的叔叔朱祁钰追认为皇帝，为他重修陵寝。

一时间，朝野一片称颂，大明朝仿佛有了中兴的希望。

一、在漫天瑞雪中送来一小孩

且说陆瑜是浙江鄞县人，已达七十高龄，审完李胡子等人，便致仕归家。陆瑜行至浙江余姚，正值秋天，知县刘规与秀才王华等出郭相迎。

余姚举行院试，成绩有六等，王华在考试中，位居一等，获得了秀才的称号，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，在当地大小也是个人物了，并且有了某些特权，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，见到知县可以不下跪。

院试是为取得正式科举考试资格而举行的一种考试，各地考生在县或府里参加，考取者称生员，俗称秀才。

秀才王华送走陆瑜，回到家时，妻子郑氏即将生产了。

这晚，王华母亲岑氏做着一个神奇的梦——

一位身穿红袍、佩戴宝玉的神仙，在漫天瑞雪笼罩和阵阵鼓乐声中，从太空冉冉降临王华家中，专程送来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儿，双手捧给了岑氏。

霎时，岑氏从梦中惊醒，恰在此时，听到了一个小孩呱呱坠地的啼叫声。

岑氏急忙过去，知晓是个男孩。这天，是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。

岑氏把这个奇怪的梦说给家人听。王华父亲王伦饱读诗书，喜欢竹子，人称竹轩翁。竹轩翁据此便为孙子起名叫王云，以应岑氏所做之梦。神仙送子事，立即在乡邻间广泛传开，大家都指着王云诞生的那座楼叫瑞云楼。

有个健康男孩，确实是乡间的一大喜事。没有孩子，许多人家就会为此忧愁。如果不幸失去唯一的活泼的儿子，父母就会极为悲痛。普通人如此，

皇帝也不例外。却说成化皇帝就一个儿子，名叫朱祐极，在这个时候突然患起病来，来势汹汹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只过了一天一夜，就夭折了。成化皇帝虽处九五之尊，也不免放声大哭。

大明朝紫禁城内，殿宇楼台，壮观雄伟，红墙黄瓦，金碧辉煌，朝暾夕曛中，仿若人间仙境。

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两处宫殿，一是奉天殿，二是乾清宫。奉天殿是皇帝上朝的地方，取奉天承运之意。乾清宫是皇帝寝宫，也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、批阅各种奏章的地方，“乾”是“天”的意思，“清”是“透彻”的意思，一是象征透彻的天空，不浑不浊，寓意国家安定；二是象征皇帝的所作所为像清澈的天空一样坦荡，没有干任何见不得人的事。

在乾清宫里，失去爱子两天的成化皇帝依旧黯然神伤。成化皇帝不免叹道：“都说皇帝有三千粉黛，为什么我却没有个儿子？”

朦朦胧胧中，成化皇帝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来——

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父亲天顺皇帝朱祁镇病危时，身为太子的朱见深没有陪伴在父皇身边，而是藏在一座不起眼的偏殿里。这个殿里，有两个人。身体丰润、秀外慧中、巧言善语的女子是宫女万贞儿。她已经三十一岁了，但还是处女之身。论姿色，她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二十岁的女人。另一个人，就是太子朱见深，一个自小在宫中长大的少年男子，已经十四岁，渐渐地知道些人事。

万贞儿，是山东诸城人，四岁就选入宫中，长大后选往东宫服侍朱见深。万氏比朱见深年长十七岁，从朱见深两岁起就陪伴其左右。天顺皇帝幽禁南宫时，朱见深太子被废。在这段最黑暗的岁月里，万贞儿一直守护在朱见深身边，始终如一，不离不弃。

天顺皇帝病重期间，万贞儿与太子朱见深并没遵从礼教，而是眉来眼去、暗送秋波。太子朱见深情窦初开，经受不了万贞儿的引诱，便鬼使神差地跟她坐在一起窃窃私语。

万贞儿嗲声嗲气地说：“太子爷，您可是天下最帅的男孩。”

太子朱见深红着脸、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帅……帅……有何用呢？有……有……谁懂得我的孤独、寂寞？”

万贞儿立即接过话来说：“太子爷，万贞儿虽是个宫女，可却有为您排忧

解闷的心愿，只是太子爷不喜欢姐姐我。”

太子朱见深立刻心里怦怦乱跳，看着万贞儿红红的脸，禁不住身子往前靠。这万贞儿一点儿也不羞涩，一下子搂住太子朱见深。

在这天顺皇帝病危时刻，二人居然在那华枕绣衾间，试起了鸳鸯的勾当。

自此以后，太子朱见深和宫女万贞儿，已是相亲相爱、如胶似漆、形影不离了。万贞儿不能入侍天顺皇帝，不免有些叹惜。现在能服侍太子，自然使出浑身的手段，弄得朱见深神魂颠倒。父皇朱祁镇病危了，朱见深也未去探望。

天顺皇帝的病越来越重，到了最后，卧床不起。天顺皇帝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传位太子了。

天顺皇帝虚弱地问司礼监掌印太监牛玉：“太子怎么多日不来了？”

明宫设置司礼监、御马监等十二监，每监各设掌印太监等主管。十二监中，司礼监最重要。这司礼监不仅批答奏章、传宣谕旨，而且总管宦官事务，实为皇宫总管。

面对天顺皇帝问话，司礼监掌印太监牛玉答道：“天天在东宫中。”

天顺皇帝又问：“在东宫干些什么？”

牛玉不得不如实回答：“与宫女在一起。”

天顺皇帝立刻明白朱见深大了，应该给他选妃了。当下便命选入淑媛十二名，天顺皇帝亲自端详，留下三人，一个姓王，一个姓吴，一个姓柏。

又是几天过去了，太子朱见深还是没来探望父皇。天顺皇帝有些失望了，他想更换太子，便召大学士商辂入内，与他秘密商议。

天顺皇帝说：“太子见深没有孝心，而且也有口吃的毛病，商爱卿看是否更换太子？”

商辂是浙江淳安商村人，在科举中曾“三元及第”。所谓“三元及第”，就是先后获得解元、会元、状元这三个科举桂冠。

商辂伏地叩头：“太子仁慈，希望陛下不要多疑。况且太子幼时没有口吃，因为小时精神压力极大，所以落下个口吃的毛病。”

天顺皇帝明白太子口吃毛病是在自己被俘鞑靼和幽禁南宫时落下的，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也有责任，不免有了内疚之心，便问商辂：“照爱卿说来，一定要传位给太子吗？”

商辂又叩头道：“宗室社稷之幸！国家百姓之幸！”

天顺皇帝点了点头，立即宣太子朱见深入殿。朱见深已感觉父皇动怒，跪在天顺皇帝面前涕泪交加。天顺皇帝非常感慨，动了父子之情。父子二人感叹了很久，朱见深才道别离开。

失去爱子的成化皇帝心中自言自语道：“自己年少无知呀，不懂得孝顺礼节，差点儿做不成皇帝。不过，万贞儿确实是自己的最爱，离开一刻也会觉得闷闷不乐。”其实这个万贞儿不知道给成化皇帝惹下多少事来，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即使万贞儿有错，成化皇帝也不觉得是错。成化皇帝又回想起了宫中女人的争斗来——

周太后认为成化皇帝已经成年，不可不替他册立皇后，于是命司礼监掌印太监牛玉慎重选择。牛玉认为先帝之前挑选的三个人中，吴氏多才多艺、最为贤惠，可充作皇后的人选。周太后又亲自察视，见吴氏体态端方，也非常满意，便命择选吉日，册封吴氏为皇后。成化皇帝迫于母命，不好不从。

皇后之位册定下来后，成化皇帝封万贞儿为贵妃，王氏、柏氏为贤妃。万贵妃虽骤然显贵，但心中却很不自在。每次觐见吴皇后，都露出一副不高兴的脸色。起初几次，吴皇后还能勉强容忍，二十多天之后，便有些忍受不住，免不了出言训斥。万贵妃自恃宠幸，半句都不肯受屈，自然反唇相讥，甚至吴皇后说一句，她还要说两句。吴皇后一时性起，竟命太监将她拖倒，自己取过杖来，连打了几下。

这万贵妃哪肯遭受这种委屈，回到自己宫中之后，哭泣不止。凑巧成化皇帝进来，她索性大哭起来，弄得成化皇帝莫名其妙，急忙询问缘由。万贵妃故意不说，后来经宫女禀报，成化皇帝这才知道原因，顿时龙心大怒。

第二天，成化皇帝便到周太后那里抱怨，只说吴皇后喜怒无常，不足以母仪天下。

周太后劝阻道：“刚做了一个月的皇后就要废易，太不成体统了。”

成化皇帝道：“母后如果不肯答应，儿……儿臣情愿不做皇帝。”

周太后沉思了半天，便说：“其实哀家看中王氏，只因听太监牛玉说吴皇后比较贤惠，而且看她二人的姿色相貌不相上下，所以就册立了吴皇后，哪知道她是这种脾气。依哀家看来，皇儿能将就便将就过去，万一不行，就改立王氏好了。”

成化皇帝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应声而出，面谕礼部，即日废后。礼部已

经受了万贵妃的嘱托，并不劝谏。于是诏书一下，吴皇后只好缴还册宝，退居西宫。万贵妃仍然觊觎皇后的位置，常让成化皇帝到周太后面前请求。成化皇帝也有这个意思，便替她说情。

周太后问成化皇帝：“万贵妃有什么美的地方，让你这样神魂颠倒？”

成化皇帝答道：“每当……当儿见到她时，儿就感到非常舒心。另外，在……在儿最孤苦无助的时候，她一直在儿身边。”

周太后知道万贞儿与成化皇帝一直形影不离，关系超越了母子情，但不管成化皇帝怎样说，周太后一直嫌万贞儿年龄太大，始终不肯答应。过了两个月，皇后位还是没有定下来。周太后屡屡降旨，催促册立王氏。成化皇帝无奈，只好立王氏为皇后。好在王皇后性情柔婉，与万贵妃算是相安无事，彼此还能凑合过去。

成化皇帝年少时，父皇朱祁镇先是被俘虏、后是被软禁，自己的太子地位也因为皇帝换了，立了被废、废了被立，虽然自己不缺吃不缺穿，但精神上的孤苦无助、担惊受怕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。今日万贵妃的成熟让他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。成化皇帝觉得有成熟的万贵妃在，自己就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；如果万贵妃一天不在自己身边，自己便如同丢了魂儿。

万贵妃不久生下一子，成化皇帝大喜。谁知不到一个月，孩子竟然夭折。这以后，万贵妃再也没有怀孕。

这万贵妃醋心很重，一味嫉妒其他妃嫔，不让成化皇帝临幸她们。成化皇帝曾经偷偷摸摸地与妃嫔交欢过几次，也曾暗结珠胎，但多被万贵妃察觉，设法打掉。成化皇帝不但不恨，反而以为万贵妃是深深爱着自己。万贵妃喜欢的，成化皇帝全部宠用；万贵妃讨厌的，成化皇帝全部贬斥。四川眉州人万安，与万贵妃本来不是同族，他却大献殷勤，自称是万贵妃的侄子。万贵妃心中高兴，告诉成化皇帝，马上升他为礼部侍郎。

成化五年，柏贤妃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朱祐极。成化皇帝十分高兴，封为太子。成化皇帝高兴之时，驾临内藏，正巧遇到广西来的纪女。问到内藏的多少时，纪女口齿伶俐，应对详明。成化皇帝顿时龙心大悦，便在纪女的寝榻上演了一出龙凤合欢。

想到朱祐极的死，成化皇帝掉下了眼泪。紫禁城中，宫女、太监都觉得朱祐极突然死去有些蹊跷，暗暗查访，又是万贵妃下的毒手。只因万贵妃宠

冠皇宫，哪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大家也只好置若罔闻，明哲保身。

再说郧阳，有一户人家，男主人本想跟随李胡子、石歪膊一起造反，可是犹豫再三，还是放弃了这一冲动。这男主人身材高大，武夫出身，黝黑的脸上长满络腮胡子。男主人是个大有来历的人物，他是石亨之侄石彪，陕西渭南人。坐在深宅大院里的石彪回想起了往事——

石彪曾为大同参将。

当初，鞑靼国可汗也先遵照前约，将妹妹银珠送到大同，托石彪转献给北京朱祁镇。石彪心想：如果尊重也先之意，说不定犯了景泰皇帝的大忌。这石彪见银珠漂亮可人，顿起非分之念，强行将银珠霸占，自行消受。那时太上皇朱祁镇还被软禁在南宫，内外隔绝，而也先也没来得及细问，就被罗克特穆尔知院杀害，更是死无对证。

石亨也不知道石彪霸占银珠之事。南宫复辟后，石亨自恃有功，飞扬跋扈，明里暗里自有人弹劾。

一天，恭顺侯吴瑾陪天顺皇帝出外，远远看到石亨的宅第宏伟华丽。

天顺皇帝便指着问道：“这是谁家盖的？”

吴瑾故意道：“这一定是王府。”

天顺皇帝笑着说：“不对！如果是王府，朕哪能不知？”

吴瑾小声奏道：“如果这不是王府，谁还敢如此大胆？”

天顺皇帝立刻内心绷紧，派人问清是石亨府后，自此便怀疑起石亨来。

天顺皇帝将大学士商辂招来，问他：“石亨有‘夺门’之功，朕却怀疑他，商爱卿以为如何呢？”

商辂一直恼怒石亨专横，乘机奏道：“陛下还以为‘夺门’两个字是美名吗？要知道这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，要说也只能说成‘迎驾’，而不能说是‘夺门’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才能说是‘夺’。当天算是侥幸成功了。如果事情失败，石亨等人死不足惜，陛下将被置于何地呢？”

天顺皇帝徐徐点头。

商辂又奏道：“如果景泰皇帝一病不起，群臣自然会上疏请陛下复位，那时候岂不是更名正言顺？石亨等人一心想从中邀功，肆意杀戮于谦等当时的大臣。国家的太平气象被石亨这些人减削掉一半了！”

天顺皇帝说：“确实如此！”